

桃花山上开始隐约冒出白如雪的望春花,我们就知道春天来了。再过去些时日,一簇簇、一团团红似火的映山红又从山坡、草丛上冒出来。桃花山就像外婆家隔壁的小女孩一样,一天比一天好看。

生产队的牯牛们开始骚动不安。在阴暗、潮湿的屋子里待了一个冬季,这些牛除了偶尔被牵到村口的水塘边饮几口水,很少有放风的机会。它们吃了一个季节的干草,嘴巴里淡出空气来。春风最解风情,鼓着小嘴巴,把山坡上的青草气一阵又一阵地往牛屋子里吹,所有的牛都收到了春风的讯息,舞动着刚劲有力的腿,在屋子里不停地转圈,那头因打架而少了一块角尖的老牛仰头发出一声粗犷的叫声,其它的牛争相应和,闷雷般的吼叫声传遍整座村庄。队长司有早听到了,他粗大的手朝牛屋子方向一挥,道:“伢子们,放牛去吧!”

我们一齐来到泥墙草顶的牛屋门口。司有早打开门,招呼我们一个一个进去。司先平最机灵,第一个窜进牛屋,弯腰解开牛桩上的绳子,牵出牛,按住牛角,双脚踩在牛角上,牛轻车熟路,一扬头,他瘦小的身子就被挑到它的脊背上。

生产队共有九条牯牛,每一头都毛色发亮,它们踢踏着蹄子,走在黄泥路上,浩浩荡荡,威武得很。我们的双腿垂在牛背上,小小的身子左右摇晃,似是得胜回朝的将士。牛比人想象的要聪明得多,不需要指引,就晓得往哪儿去。到了桃花山脚下,我们纷纷从牛背上哧溜下来,将牛绳套在牛角上,任它们往山坡上走。那是一块向阳的山坡,巨大而舒缓,因为临近山脚的水库,有水汽滋润,又受更多阳光照耀,每根青草都饱满得要流出汁水。牛低头啃食,牙齿切割着青草,飒飒有声。

牛安然、自在,我们就可以放心

只要有土的地方,都会长出草木,但不一定能长出石头。石林远比树林金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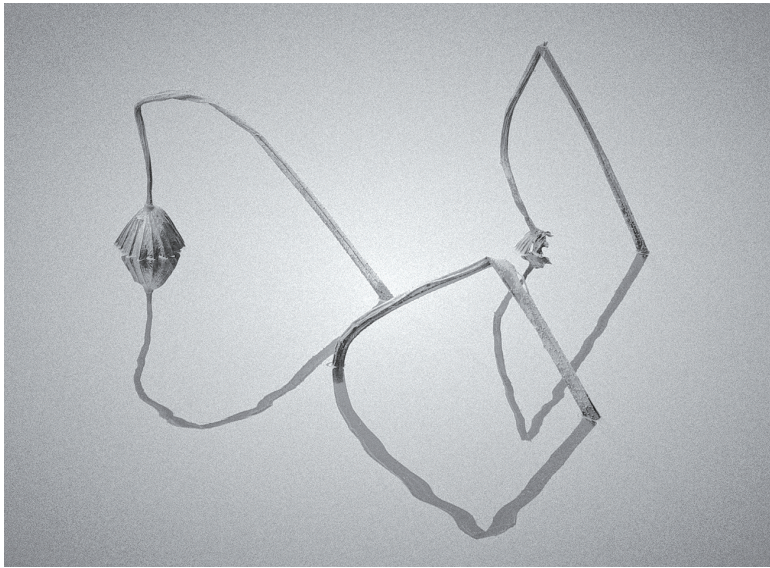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石林的稀罕,有石林的地方就有成为胜景的可能,由此想到云南昆明的石林,想到喀斯特地貌,想到地质遗迹,想到鬼斧神工,想到彝族撒尼人,想到阿诗玛。它地处西南边陲,只有通过旅游才能抵达。石林是撒尼人曾经茶余饭后的漫步园,如今被圈在日常生活之外,与马路、市井公园有了霄壤之别。在旅游被一路追热的当下,每一个原居者都无法把被开放的美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。

某个地方有块奇石有棵怪松,我们觉得很不错,就靠近它好好欣赏;当欣赏的人多了,就得排队,就得分批次,入口必须退到在离它很远的地方。如果说免费是为了增加人气,那么收费就是为了遏制人流,而这两种手段又是相悖的,免费并不一定能增加人气,收费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拥堵。名气是巨大的负担,也是一个标



那些蘑菇那些鱼

大庄



枯荷 余伟 摄

地往树林深处去。头天刚刚下过一场雷阵雨,树林和草地间冒出星星点点的蘑菇。有浅灰的,有明黄的;大的有我们的手掌大,小的比大人的指甲盖大不了多少;有的窝在草丛里,有的蹲在松树根的旁边。刚长出的蘑菇,油亮亮的,很嫩,手指一碰,就会断掉,需要很小心,才不会破碎。这是开春后第一次采蘑菇,我们忘记带篮子,还是六三子聪明,他脱下褂子,放在地上,把采到的蘑菇放在上面,我们都跟他学,脱下褂子,再四散开来,在树丛和草丛间逡巡,细小的腿和胳膊,还有脸上,被松针、荆棘和草尖划出一道又一道痕。

蘑菇太多了,我们都有些挑剔,

专找那些明黄色的蘑菇,它们比浅灰色的菇子更嫩、更鲜,大的像一把伞,小的像一个微型城堡,大人们叫它们“安立黄”。采回家,需要在清水里小心地清洗掉附着的杂草和沙子。这种菇子可以做蛋汤,也可以用辣椒清炒,都十分鲜美。外婆家只有一只鸡,很少下蛋,做蛋汤是不大可能的,我有一次突发奇想,用前几天捉来的泥鳅做汤,外婆起先还有些疑惑:这东西怎么吃啊?她尝了一小口之后,笑了,说:你这伢子还真会乱搞呢。

泥鳅跟野生蘑菇做汤,是我的独创,我后来在任何大大小小的饭店都未曾吃过。古人说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我要说,好菜只在乡间。天然的食材多在乡

野,乡下人不懂烹饪的“章法”,常常随性搭配,很多名菜就是这么偶得的。泥鳅有些泥土气,需要去味,做法是先放在冷锅里,压严锅盖,然后启动大火,烤出泥鳅身上的粘液,盛起泥鳅后,铲除锅里薄脆如蝉翼的粘液结晶,洗净锅,再放入泥鳅,加水烧煮,待泥鳅煮得软绵,汤汁呈奶色,加入蘑菇烧煮,慢慢地,鲜味就会长着腿,满屋子飞。

在乡下,肉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,但泥鳅和鱼并不稀罕。乡下到处都是沟渠、池塘,水田。春季雨水多,清亮亮的水从山坡,从水库,往池塘、水田里流,泥鳅和大大小小的鱼纷纷游过来,它们浅灰色或白亮的身子在水里跃动,春天的生机全然在此。这个时候,村里的孩子只要能走路的,差不多都会出动,有的人家有渔网,更省力,收获更大。外婆家没有渔网,我用的就是一只葫芦瓢,还有一只菜篮子。水库的大坝流出来的水不大也不小,流过石头垒成的缓坡,像白亮的帘子,闪闪发亮。那些肥胖的鲫鱼,柳叶般修长的翘嘴鱼,虎头虎脑的胖头鱼,还有机警的泥鳅,都在奋力逆水而上,像是在比赛谁先爬上坡。我抄起篮子,随手一捞,就会有七八条、十几条大大小小的鱼,有时为了捕获更多,干脆把水坝的缺口用石头和大块泥土拦起来,在水的下游找一个细窄的地方安放篮子,水从篮子里穿过,鱼被篮子截住,待水流得差不多了,细细的沟渠里就是白花花的鱼了。

当然,被截住的还有泥鳅。不过这些玩意就像浅灰色蘑菇一样,不招人喜,一般来说,我只会捡鱼,捡鲫鱼、翘嘴、鲢鱼,甚至有比我腿还长的胖头鱼。有一次,我居然捉了一篮子鱼,吭哧吭哧地拎到大坝埂上,篮子的提手忽然断了,那些鱼在坝埂上蹦来蹦去,有的蹦到草丛里,那条最大的胖头鱼居然又蹦回了水库,让我懊恼了好几天。

住选最好的位置,快速按下快门,拍了一个又一个视频,发给远在两千公里外的爱妻看。她天真地问我:这么漂亮,是人工的吗?

如果自然也是“人”——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自然排除在人之外呢?你看,从入口到出口,从大石林到小石林,从草到木,从土到石,从水到云,哪一方配置哪一个维度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,动静平衡?巧夺天工常用来形容人类,而鬼斧神工多用来形容自然,但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?人是自然的一部分,自然是人的源头,漂亮的人和漂亮的石头是一个物质的两个方面。所以看到林立的石头上面有一块似乎独立的小石头,我忍不住想问:你孤孤独独地蹲在上面千万年,是等我吗?

我没有成为云南人,但我成了云南的游客。全世界有很多石头都没有能够在云南石林落户,但置身石林的这些石头可以代表天下石头展示石族的坚韧与力量。奇观不是事物的外表,而是沧桑世界的简约外化。因为石林聚集了石头的精华,它衍生出来的民风人情,饮食特产,文化传奇,都使我们人类的生活与文明有了更多的可能。我们不一定要尝一勺石林汤锅,咬一口石林乳饼,吃一嘴石林卤腐;我们没有赶上彝族密枝节、火把节,我们没能朗读《阿诗玛》,但我们认知了石林,深入了石林,带走了石林,我们心中就将永远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记,坚硬、笔挺、不朽!

聚石成林

郭全华

尺;不光在人,自然风光也逃不脱这个铁律。

“游人如织”这个词远远无法形容石林从入口处到每一个景点游客落位的情形。我连续两次向工作人员打听游客人数,回复说每天两到五万。云南已然成为旅游大省,云南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是有福的,生活在这块福地的人民也是有福的。

看到散落在石林缝隙里的密集的游人,我却生出了一丝莫名的感觉,这种负重,符合石林的初衷吗?让石林回到静止状态,回到两亿七千万年前的状态,会是什么样子?如果我可以一个人不被打扰地置身其中,心无旁骛地欣赏这些自然娇子,会不会滋生悄然站立成浩浩石林中的一叶的念头?

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精致的石头大聚会,庆幸自己带来了一双贪婪的眼,不知疲乏的脚,使用手机的娴熟手法。

在大石林,我看到了密集的石峰有如一片石盆地。石林直立突兀,线条顺畅,呈淡淡的青灰色,莲花峰、剑峰池、千钧一发、极狭通人、象距石台、幽兰深谷、凤凰梳翅等每一处景点都令人流连,龙云题词的“石林”胜境,更是人满为患。我站在望峰亭上

欣赏石林之海,久久不舍离去。

在小石林,宽厚敦实的石壁像屏风一样,将小石林分割成若干园林,碧绿的草坪,深色的石壁,让人心境舒爽。我被大家簇拥到了阿诗玛前,虽然脑海里的阿诗玛被文化了,被电影了,但我还是竭力想从这块象形的巨石上获得对阿诗玛的感性印象。

大石林之东,小石林之南的步哨山,以景区环林东路为界,呈南北向带状展布,因清末石林彝民军首领赵发曾在此山驻防,设步哨巡山而得名。山顶高出大石林望峰亭近五十米,为石林景区海拔最高处。登高远望,林海松涛,柱石参差;漫步山间,石林卓越,剑峰罗列。区内多柱状石林,步哨五石门、步哨松涛令人叫绝。

来到一片开阔地,石林长湖,空气清新洁净,湖中有小岛,湖岸有云南松,环境清静幽美,是民间传说中阿诗玛的故乡,独石山、大尖山、二尖山、三尖山、磨盘山、蓬莱岛、圆湖等美景令人赏心悦目。

参观石林的过程中,我用中年老成的皮囊摁住了心头的激动:真是奇观,真是绝境;我知道这点兴奋并不是我独有的,与眼前攒动的人头里暗涌的,没有多大不同。但我还是忍不